恶线+灵视很高的伯劳图，大敌线奈。222的精神状态很疯癫，不适合需要预警的读者观看。

会背叛的：

厨子 梅姬 银妃 金妃

不会背叛的：

阿穆尔（把柄在手） 贾丽拉（欲折又止） 石妃 铜妃

一半一半：

娜依拉 阿迪莱 nbhn

深夜，奈费勒的宅邸火光奕奕。周遭邻居们的狗在咆哮，或许是嗅到了血的味道。没有一个居民敢出门查看，谁都知道阿尔图老爷前几日抽到的是一张银色征服卡。

阿尔图的追随者们占领了宅邸。他们杀光了所有的护卫，鲜血在石板地面上汇聚成河；只剩下最后一间还没被攻破的小屋，而

就在那把刀将要落下之时，刀刃贴近脆弱的脖颈反射出皎白月光之刻——

“我改变主意了，奈费勒。”

伴随着一个玩味的笑容，阿尔图收回了利刃，将染血的刀柄捏在手心把玩。

“我杀你做什么呢？你已经失去了部队、失去了你的追随者们，不可能再给我添堵……你最多会在苏丹面前为我进谗言，但是你又吵不过阿穆尔……”

像是解释给侥幸逃脱的政敌听，又像是说给自己。阿尔图拂了拂弄乱的衣裳，慢步向屋外走去。

“我决定宽容你，奈费勒。宽容你的弱小、你的无能——”

“——和你的仇恨。”

第一个死在杀戮卡下的，是梅姬。这位善良的女性直至心脏跳动的最后一刻都没有反抗，像自愿献身的修女。

阿尔图拿刀的手一直在抖，出了一身的冷汗，不是因为愧疚而是因为恐惧。透过妻子望向他的平静之眼，阿尔图在那双沉寂的眼眸中窥见了叠加的不满……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最多三次机会，结发之妻对他的爱意便会化作毒药，叫他坠入梦中从此长眠不醒。

如果妻子对他的包容是有限的，那么，不如在一切还没有改变之前，由他亲手扼杀改变的可能。

直到梅姬在阿尔图的臂弯中断了气，她依旧是最忠实的伴侣。

第二张杀戮卡被用在法拉杰身上。阿尔图的刀法比上回杀死梅姬时精进了不少，这位幸运的年轻人并没有承受太多痛苦。

在生命的最后一瞬，法拉杰用尽了所有残余的力量，向憧憬之人的耳边说出宽慰之话。沉默不语的阿尔图突然暴跳起来，他抓起那只已死的躯体，不停往地面、墙面上砸去，大声吼叫着，试图用对尸体的暴力来驱赶心中的恐惧。

他看见法拉杰对他拔刀相向，用的都是他亲手教导的招式。阿尔图大骂着、怒号着，质问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怎么敢背叛他。

待疯狂冷却下来，阿尔图蹲在地上，将七零八落的肉块和骨头重新拼接好，送回法拉杰的故乡厚葬。

阿尔图使用一张银纵欲讨要了萨达尼尔妃。

据说这位妃子愁眉苦脸地走进阿尔图老爷的屋子，过了一会，红肿着眼睛出来。王都的贵族们都在猜想他们度过了怎样的春宵，然而在几日后的朝廷上，阿尔图拿出了令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东西。

他当众揭发了萨达尼尔和赛里曼的通奸，致使一位妃子和一名近卫被苏丹处死。下朝后阿尔图久违地笑了笑，可能背叛他的人又少了一个。

以一张白犀牛皮为见证，阿尔图收服了阿迪莱。

他对这位经验丰富的战士非常放心，因为从阿迪莱的身上，他只看见少女对剑术的极致追求和享受，纯粹得不掺合一丝杂念。他把需要武力的任务都分配给了阿迪莱，而这位可靠的同伴从不辜负阿尔图的期待。

破开奈费勒宅邸的那日，也是多亏了阿迪莱的帮助。女战士攥着家传宝剑守在屋外，十分有风度地请阿尔图独自进屋。

阿尔图没有带着政敌的头颅出来，这让阿迪莱惊讶了一瞬，又很快接受了这个事实，毕竟她本人也在阿尔图的刀下逃过一劫。阿迪莱没有打听那天的小屋内发生了什么，她真的只对战斗感兴趣——阿尔图就是喜欢她这点。

阿尔图从阿迪莱的口中听说了龙的传言。然后，在某个宁静的早晨，他以打消君王猜忌的理由赶跑了这名追随者。

这样就好。阿尔图对自己说。虽然阿迪莱不会从背后捅盟友刀子，但如果阿迪莱没有在他身边得到足够的历练、如果以后没有那么多冒险的机会，这位自视甚高的战士一定会选择离开——与其变成那样的未来，不如现在好聚好散。

阿迪莱带着遗憾的表情离去。听说她后来邂逅了某位同样喜爱冒险的将军，与将军一起出城去了。

这就是帝国之花、他的新妻，一个永远骄傲、奢靡、恶劣、喜爱鲜血与性的强势女人。娜依拉是不会改变的，无论她在榜单上的第几名、睡过多少个男人，她永远是那朵最鲜艳的带刺玫瑰。她是最真诚的，她的内在就和外表一样虚荣并且肤浅，是全天底下最好懂的女人。

阿尔图一手端起酒杯，眯着眼欣赏新妻教训仆从的身姿，那高傲的姿态就像是危险的舞蹈——在裙摆的摇晃中，他突然看见一个穷苦老妇的身影，和依偎在老妇怀里的小娜依拉。阿尔图的笑容凝固住了，他看见小娜依拉脸上的表情，不似平常的放纵、嫉恨，而是柔软的可爱的、幸福的被爱之人的表情。

啊，原来她还有那种过往。啊，原来她不是天生坏种。

破碎的酒杯瓷片划破了女人的脖颈，当温热的血液喷洒在阿尔图的脸上，他才回过神来，意识到自己又杀了一名妻子。

不，是又杀了一名背叛者。